

微雨綿綿

雨在外頭不停的下，那宛如家鄉的滴答聲，在窗口迴盪。

嘩拉拉！一陣雨潑打在鐵皮屋頂上，響亮的聲響蓋過了電視聲，嘩啦嘩啦的自天空抖落，宛若行雲流水。

然後，總會讓我不由自主的想起什麼，懷念什麼。

家鄉是個在冬天下雨不停的地方，每當上課的路途，綿綿細雨不停，還總得提防不知何時來湊個熱鬧的東北風掀翻雨傘，撩起裙子，落個渾身溼透或不由得高聲尖叫的窘境。

於是我們都練就了一身本事，有辦法撐傘頂風前進，卻不讓他吹翻。雨在怎麼大也不怕，那沿路拾階而上，樹木花草翠綠一片，清風陣陣，然而被升學壓力壓垮的我們無心欣賞，腦海裡打轉的全是等會的考試內容。

那曾經是一段我極為痛恨的路程，山坡高且陡，

下起雨來更是一大麻煩，每次走著還要閃躲一旁順流而下的水流，然後走呀走呀走的滿頭大汗，到了學校，接受斯巴達式的填充教育，把每個人都教成食古不化的呆子，無趣且疲累。

所以我急欲逃離，遠離那個地方，那條山路，那個充滿雨聲的城市。

在那綿綿細雨的城市，出生，長大，那天空總少有放晴的時候，陽光，總是叫人期待。尤其是孩童，總會望著窗外，等待雨停，奔放汗水。六歲的小孩有時會有奇異的幻想，而我總幻想自己離家出走，住在樹林下的隱密處，獨自生活感覺特別浪漫，睡哪住哪吃什麼，沒有人在意，那樣的幻想一直在腦裡不斷放大放大，甚至多次躲到那樹林裡，彷彿幻想成真。

不知爲什麼，兒時的自己不愛留在家裡，雖然家裡有電視冷氣餅乾糖果洋娃娃，但是我的最愛還是坐在窗台，看著腳底下的汽車行人來來往往，然後看著湛藍的天空。舉手若翅。

那個夢也是這樣，夢裡的細節已記不清楚，但印象深刻的是，夢中的我在草原上奔跑，最後化作一隻小鳥飛上天際。

那時我就知道，自己內心住著一隻小鳥，他渴望飛翔，不願受到拘束，所以他逃，逃到一個風光明媚的地方，期望過著隨心所欲的生活。

現在獨自一人在外生活，別人總說我獨立，總能把生活瑣事處理的服服貼貼，爸媽倒也放心，甚少詢問我的狀況，學業交友倒也極少討論過，不知怎的，從國小到高中，學校的家長會，畢業典禮，他們幾乎不曾來過。看著旁人抱著鮮花對著爸媽笑，比手畫腳的介紹著校園，我突然想起，啊，第一次來到陌生的學校，好像也是自己來的。

那抓著自己爸媽撒嬌，說著學校事情的情景，從未在我身上出現過。

好奇怪，兒時的自己到底都在幹麻？我開始回

想，拿著洋娃娃的我，拿著小車車的我，坐在電視機前看電視的我，我笑著，玩著，但身邊卻空無一人。

人到底都跑到哪去了呢？

我還記得四歲的母親節，就讀的幼稚園辦了活動，活動很熱鬧，人很多，每個小朋友的爸媽都來了，我坐在位子上，四處張望，內心期盼著母親的出現，只是等呀等，等到活動的最高潮，孩子們舉著康乃馨獻給自己的母親時，母親依舊沒有出現。

那時的我四處張望，卻找不到母親，焦慮不已，眼看其他小朋友都高高興興的將花朵送給母親，我只能巴巴的喊，「媽媽，媽媽，你在哪裡。」

媽媽到底在哪裡，我哭鬧了起來，老師都跑來哄我，可是我只想找媽媽。然後也像其他小朋友一樣獻上自己的花朵。

但我終究沒來的及。

活動結束，母親終於出現，我破啼爲笑，童言童語的訴說剛才的情景，母親卻只牽著我，不做表示。

是怎麼回事呢，我望著前方，小小的腦袋歪著，眼裡的淚水沒有了，但內心卻不知怎的空虛起來，媽媽怎麼都不說話呢？媽媽爲什麼那時候沒有來？媽媽你爲什麼不陪著我？媽媽？

許多問題掃過心頭，我卻問不出口，不知怎的，我知道自己只會得到一個敷衍的答案。

那天的天空，似乎雨也正下著，綿綿不絕，細雨不停，隨風而絮的雨滴，打在傘上，又似乎滴在心裡。

後來，我終於離開了那個每每下雨不停的都市，來到陽光普照的沃野。

那裡一片晴朗，藍天白雲，陽光燦爛，金黃色的稻穗滿地，放眼望去一片平坦，那裡不用擔心明天不會乾的衣服，不用煩惱惱人的風掀翻烏黑的傘，不用

扛著重重的書本舉步維艱，不用顧慮回家的門禁時刻，隨心所欲。

我彷彿可以聞到花朵的芬芳在身邊圍繞，綠樹青草地，美妙的大學生活，白天渾渾噩噩的出門，晚上醉生夢死，回到宿舍，笑鬧嬉戲，大聲吼叫，與同學熱熱鬧鬧的準備著各項活動，一切似乎美好而充實。

然而，似乎少了什麼？

陽光燦爛的艷陽天，我卻開始覺得空虛的可怕，在往返於學校與宿舍日子，打開房門倒在床上，說話聲四面包圍卻與己無關，就好像離水的魚在陸地掙扎，孤立無助緊隨其後，是什麼比這些還要來的恐慌，望著花白的天花板，然後那陣陣雨聲成了我唯一的依伴。

倦鳥歸巢，他總也希望有了依靠。

六歲的我終究沒有離家出走，最後我只是把他當

作深埋在心裡的夢，日復一日，默默等待，直到最後
那股無助感消失，而我在想像世界找到了情緒宣洩的
出口，才平息那股不被重視的無力。

我獨立嗎？一點也不，那個嚎啕大哭的小女孩仍
然在內心深處，伸出雙手等待某個人牽起，然而現在
我卻倔強的哭不出來，就像在畢業典禮的離別，好朋
友的告別，失戀的傷痛，我哭不出來，哭不出來。

而我記得最清楚的，還是下雨的家鄉，那灰濛濛
的天空。

那降下的雨滴，彷彿淚水般劃過窗面，緩緩滑下。